



人物

记住名字

□ 苦李

每个人都挺在乎自己的名字,至少从以下两点可以知道:一是“行不改名,坐不改姓”的说法得以流行,二是不见得有谁喜欢自己的名字被写错记错。

记住一个人的大名,叫得出其名字,人家觉得你眼里有他,甚至有那么点重视他,自然反过来对你多少生出一些好感,从而拉近了彼此的距离。

我是教书的,肯定希望熟记学生名字。刚参加工作,三五天之内,就叫得出两个班所有学生的名字。经常不带姓,只呼其名,志强、振海、琴仙、玲亚……显得亲切。现在上了年纪,记忆力减退,记名字变得困难。默默无闻,不显山露水,这类学生的名字不容易记住。有的学生,长相也差不多,以致好长时间下来,还傻傻地分不清谁是谁。

不过目前正在教的八十多个学生,虽然接触时间不算长,我倒是用心记住了他们的名字,知道哪个是哪个。

一个刚换工作环境的朋友跟我说,有几个新同事名字十分近似,好不容易想起其名,却不敢叫出口,怕记错了。

有些名字区分度确实不大。我微信好友里,有红霞,也有霞红,有玲丽,也有丽玲。犹记得在签名本上题写丽玲女士的芳名时,小心翼翼,唯恐写反。

我参加工作之初,在乡下小地方教书。连续三年,带不同年级的三个班,均做班主任。说重点:三个班都有一个名叫沈国良的学生。就这么巧合,就这么神奇。第四年依然做班主任,总算不再有沈国良同学。

说一下第一个沈国良。教室北窗外,是水泥白场,有村民在杀猪,上课铃早响过了,他还在热情围观。此情此景,其他同学通过窗户,可是一览无余。年轻的班主任担心有人学样,就来到白场,试图把他拉回学校。小男生嫌我扫了他的兴致,顿时火冒三丈,就地捡起半块砖头,举过头顶,要砸向我…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,小学和初中均实行留级制度,好像是有名额的,反正,后来让我学业不佳的他留级了。若干年后,在公园邂逅,国良很客气,帮我女儿买了一张坐儿童游乐车的票。话说当年,看杀猪对一个初二男生的吸引力远远大于在教室学习,做班主任的,到底要不要赶紧把人家请回课堂?他这么感兴趣,或者索性让他看完?

目前我教的某班,四十一个学生,名字里有个字读音为“yi”的,多达十三人,分别为:溢笑、逸飞、钱毅、依婷、依璐、依恬、思依、怡宁、佳怡、嘉亿、佳奕、奕超、奕睿。是不是有点绕,有点晕?一大把年纪的我,居然一一记住了,看到人,能叫出其名。要知道,另一个班还有一凯、一琦、静怡、婧怡呢。

小说

药方

□ 刘思来

“老师,您好!”图书馆兼职的同学叫道。“老师,您好!”她又加大了音量,“我们已经闭馆了,如果您没看完,您可以借回去看。”三十多岁的男子把书合起来,缓缓走出了图书馆。书的封皮上,醒目印着几个大字《梦的解析》。

这位三十多岁的男子姓刘,是本校的老师。因看起来比较老,大家都叫他老刘。老刘是一名计算机教师。最近,老刘迷上了心理学,成了图书馆的“钉子户”。上个月,老刘最要好的老同学病逝了。一大活人,长得像头牛似的,说没就没了,给老刘不小打击。加上婚姻问题,老刘似乎厌倦了生活,对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。开始,老刘怀疑是不是身体有什么毛病,去医院检查了个遍,在医生不耐烦地再三确认自己是健康的情况下,才放心离开了医院。老刘想,是不是自己的心理出了问题,但在不知道自己具体什么情况的前提下,老刘决定先自己研究。

找书本一查,坏了,对周围一切失去兴趣,连吃饭也觉得没有意思,这不就是抑郁嘛。根据书上的描述,老刘发现自己只是轻度的。于是,老刘决定自己寻找方法,进行调适。

可按照书上的方法,根本不管用。抑郁症没有治好,老刘又发现自己还患有社交恐惧症。社交恐惧症的表现是惧怕外界的人和事务,内向的人觉得自己不合群,不会和别人说话。这和老刘的情况简直就是一模一样。自己平时性格内向,和同事都很疏远,不喜欢说话,怕与人打交道。社交恐惧症还没有理出头绪来,老刘又发现自己患有选择困难症。选择困难症的症状是面对选择时会异常艰难,无法正常做出自己满意的选择,必须做出决定时的恐慌,惊慌失措,甚至汗流浹背,这和自己的情况如出一辙。有时候自己连饭吃什么,出门穿什么都要纠结半天。老刘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,可尽管阅读了不少心理学相关书籍,尝试了很多心理调适的方法,自己的心理症状并没有减轻。相反,随着阅读的深入,老刘发现

自己的心理疾病远远不止这些,自己简直就是一个集心理疾病于一身的经典样本。

看来通过自己研究,治疗好心理疾病是不现实了。这事儿更不能跟别人说,说了之后以后在单位怎么混。经过私下多方打听,老刘打探到了一个当地很有名的心理医生。老刘偷偷去见了心理医生,把自己所患的心理疾病和情况告诉了他。老刘迫不及待地告诉医生,为了治疗这个疾病,自己是如何如何地痛苦。心理医生很耐心,听老刘说完后,写了一张方子,递给了老刘。你这个病需要的药我这没有,你拿着这个药方,抽个时间,去离城80多公里的一个小镇,那里有我的一个朋友,他那儿才有这些药。随后,医生告诉了老刘那位专家朋友的详细地址。

周末,老刘反复确定了地址,开着车往小镇赶去。根据地址,老刘来到了一户农户家门口,再三确定,地址显示的就是这儿。老刘纳闷着呢,这哪像什么专家的住所?农户家周围静悄悄的,院子里,七八只鸡和三五只黄雀在地上悠闲地觅食。旁边是青葱的菜园,清脆的鸟鸣声从山里传来,空气清新,让人很舒服。农户的门口挂着一面镜子,一只公鸡觅食走到镜子前,突然发现镜子里也有一只鸡冠红艳艳的雄鸡。公鸡动一下,雄鸡就动一下,公鸡朝雄鸡看看,雄鸡又朝公鸡看看。公鸡跳起来,雄鸡也跟着跳起来。公鸡怒了,脖子上的羽毛竖了起来,和镜子里的雄鸡打得不亦乐乎。“这只鸡就是憨,总是对着镜子跟自己较劲,对了,你是来买鸡的吗?先屋里坐,我给你倒杯水,慢慢地挑,乡下养鸡,不喂药,香着呢。”不知什么时候冒出来一个老农,热情地招呼道。“不,我是来……”说到一半,老刘突然想到了什么,于是改口到,“对,我就是来买鸡的,就这只吧,老刘挑选了那只大公鸡。”

回去之后,老刘病好了。他好奇地打开了心理医生的药方,上面写着:药方在自己心里,既然到了这个风景秀丽的小镇,好好游玩一下吧。

闲话

新凉

□ 张金刚

秋雨连绵数日。小李在朋友圈说:半夜被新凉惹了清梦。我留言:可借身旁那人的被窝暖暖。小李嗔怪:本想借来,可伸手一摸,人家对着我的背拔凉拔凉的,不得不悄悄关了窗,给他盖了毛中巾,又给自己盖上。

本想逗趣这对小夫妻,却瞬时被因新凉而生的暖意所感动。瞅了一眼在穿窗而入的清凉月色中熟睡在侧的她,不觉心头恍然:苦苦追寻的幸福,也不过如此。

向来对浅秋新凉,甚是喜爱。不仅仅因为熬过暑热迎来的一派清爽,更是尤爱这新凉之下对自然、对人生、对生活的那份敏感、体悟与珍视。仰望云卷云舒,慨叹世事无常,心也豁然、淡然;树叶由绿转黄,感叹秋叶绚烂之余,不免心生悲秋之意……一不小心,一个个被新凉召唤着奔走于野、广步于庭的人们,都成了诗人、摄影师、哲学家。

这不,已过中年的教师老王,又驻立在庭院凉风中赋诗了:“高傲的菊花灿烂了小院儿一角/石榴想把羞红的心事儿代言/墙角的蟋蟀早已忘却了晨昏/不倦的琴声总是让人心烦……只待一夜肃杀的西风过后来一场雪/让所有的来去归于一片白色苍茫。”果然,新凉赋予了老王灵感,随心而成的诗行,是一位已入生命之秋的人该有的心绪。

新凉,同样惹了留守老家的母亲的心,更惹了我这位安身异乡的游子的心。母亲在电话那头又嘱咐:一早一晚溜达穿件儿长袖,千万别再喝凉水,晚上睡觉盖好被子。我虽听得耳朵生了茧,又鹦鹉学舌般地嘱咐女儿,可越来越不觉得烦。四十来岁的人了,还有母亲在唠叨,是何等幸福?

母亲又说:家里的菊花开得正旺,喇叭花串满了院墙,你不拍照吗?丝瓜结了很多,花柳晒得特红,花生该刨了,枣子压弯了枝,南瓜滚了一地……记得回家拿呀!新凉时节,故乡

都会一年一度地奉出醉人的美景、美味,召我归乡,母亲便是故乡最忠实可信的“发言人”。

只是新凉,母亲却已套了褂子,在村口等我。看我只穿半袖,任凉风吹得鼓成面包,不由感叹:天儿稍一凉就觉得冷,我年轻那会儿……迫不及待地在村里转了一圈,手机内存便被美图占满。开满庭院的秋菊、鸡冠、串红,挂满藤蔓的葡萄、丝瓜、葫芦,缀满枝头的柿子、黄桃、红枣,还有那被风儿吹得在蓝天恣意铺展的“秋云图”、农人拽了罢园的黄瓜种下白菜的“秋播图”……张张皆是大片,都值得晒出“拉仇恨”“点赞”。

一顿热汤面、南瓜粥之后,陪父母上山割茅草。阳光已不再灼热,晒在弓起的背上有了沁心的暖意;若躲入阴凉,便爽得格外通透。时而直起腰,望望随风飘摇的草波,思绪恍然在儿时与现实间来回切换。是呀,一茬又一茬的茅草翻新茂盛,而割草人却难抵岁月,难伴永远。可不嘛,去年还在地里收玉米的大伯,今年已睡在了地下,坟茔也被荒草包围,真怕哪天父母也只剩回忆。

亦是新凉之夜,好友赋诗以念故人:“昨夜凄雨昨夜风,万事清空唯留君。一别经年音容在,从此弃酒度余生。”见他如此,我欣然答应了好友超凡电影杀青仪式的邀请。拍完最后一场戏,已是秋夜十点,凉气袭人。一帮逐梦青年,顾不得掸去风尘,尽情地撸串、欢笑,以此与数月的暑天煎熬告别,也与未来邀约。仪式完毕,我与超凡在阳台上,沐着月光,吹着凉风,听着秋虫,品着淡茶,聊了很多文化的事儿。这新凉、这夜色、这情谊,真是恰到好处。

夏已止,秋未满。新凉,似曾相识,却又是新岁新景。“黄莺也爱新凉好,飞过青山影里啼。”如此,何不寻得片刻闲情,趁着美好新凉,静享“江山风月”,顾念“烟火人间”。

市井

人车情未了

□ 姜国建

一大早,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把我吵醒了,是对面那栋楼今天要嫁女了。我猛然想起,今天,买主就要来提我这辆旧车了。

一骨碌爬起来,赶忙把车开到洗车店里,从内而外认真地清洗了一遍。站在旧车旁,内心满是不舍,因为它和我朝夕相伴十几年,就像是家庭中的一员,我和它已经结下了很深的情缘……

初次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创业,首付一半价款,余款按揭三年,才入手了这辆新车。它的到来,给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:接送孩子上学,结识每一位客户,迎来送往,出出进进,它见证着我事业的点滴进步。

节假日里,它载着我们一家人,游遍了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、名胜古迹和周围的山山水水。每到过年,我们一起,长途跋涉,翻山越岭,回老家看望父母,与亲人团聚。它陪伴着我们走过了多少风风雨雨,历经了无数朝朝暮暮。无论何时,从未懈怠,紧紧相随,无论何地,贴身守护,不离左右。

这些年来,事业上每一步的点滴成就,都有它的参与,生活中每一天的喜怒哀乐,都有它的见证。孩子从中学到大学,父母从白发到暮年,房子从无到有,日子从贫穷到富足,功劳簿上,都有它浓墨重彩的一笔,它已完全融入到了我的世界里。

今天,就要和这位陪伴我十几年的“老朋友”分手了,心中满满的,都是不舍……

“车与老婆概不外借”,有人在车身上黏上这样的车贴,尽管是一句调侃,但把对车的爱已经拔高到了和老婆一样高的地位。“糟糠之妻不下堂”,如今日子好过了,却要把这辆陪伴我们走过艰难岁月的车,给换掉了,这样想着,心中不免又多了一丝伤感。

“六万不卖,你卖五万八,不知道你是咋想的。”老婆颇有怨言。

——旧车出售的信息挂到网上,陆续有几个买主来看。有位老板模样的人给六万块,说是想买回去,给刚拿了驾照的孩子练练手:“新车让孩子开,难免会有磕磕碰碰,旧车不心疼。”冲他这句话,我没同意,“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。”我在心里说。另一位有三十多年驾龄的老司机,出价五万八,说是要买回去,节假日里带着父母远郊游,关键是他懂车、惜车、会保养,还是一个大孝子,我爽快地答应了——心里觉着也算是给我的这辆旧车找了一位“如意郎君”、一个好人家、好归宿。这样想着,内心里多少也就有了些许的安慰。

洗完车停放小区门口,等待着买主来提,我又一次拿起抹布,轻轻地擦拭车身的每一寸“肌肤”心中五味杂陈……

此时,嫁女的邻居恰好送闺女出门,喧闹的人群中,那位母亲在不停的抹着眼泪。新娘子也一步三回头,路过跟前时,我分明看到,香腮边有泪水划过的痕迹……